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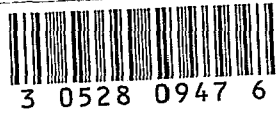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一百種

周室東遷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7.61  
119.3  
21



# 周室東遷

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，即天子位，一直傳到宣王；宣王崩後，

周平王宜臼



其子宮涅登位，喚做幽王。這幽王性情暴戾，喜歡聲色。大夫趙叔帶進諫，幽王將趙叔帶免官斥逐。後來又有個大夫褒珣，自褒城來，聽說趙叔帶被逐，急忙入朝進諫。幽王將珣囚於獄中。自此諫諍路

絕，賢豪解體。

周室東遷



808338

却說：一個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，拾了箇女孩，逃奔褒地；



欲行撫養，因乏乳食。恰好有個媼大的妻子，生女不育，就送些布疋之類，轉乞此女過門，撫養成人，取名褒姒。論年紀雖則一十四歲，身材長成，到像十六七歲及笄的模樣，更兼目秀眉清，相貌生得很好。

一天褒珣之子洪德，偶然來到鄉間，湊巧褒姒

在門外汲水。洪德大驚道：「如此窮鄉，乃有此等麗色！」因私計：「父親囚於鑄京獄中，三年尙未釋放；若得此女貢獻天子，可以贖父罪矣。」遂於鄰舍訪問姓名的實，歸家告母曰：「吾父以直諫忤主，非犯不赦之罪；今天子荒淫無道，購四方美色，以充後宮。有媼大之女，非常絕色，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，此救父出獄之計也。」其母曰：「此計如果可行，何惜財帛？汝當速往！」洪德遂親至媼家，與媼大講就布帛三百疋，買得褒媼回家；好生看待，食以膏粱之味，飾以文繡之衣，教以禮數。攜至鑄京，先用金銀打通虢公關節，求其轉奏，言：「臣珣自知罪當萬死，珣子洪德，痛父死者不可復生，特訪求美人，名曰「褒媼」。進上以贖父罪。萬望吾王赦宥！」幽王聞奏，即宣褒媼上殿，拜舞已畢，幽王擡頭觀看，姿容



態度，果然十分美麗，龍顏大喜——四方雖貢獻有人，不及褒姒萬分之一——遂不通知申后，留褒姒於別宮，降旨赦褒前出獄，復其官爵。從此幽王與褒姒立則並肩，飲則交杯，食則同器，無心去理國事，一連十日不朝。羣臣伺候朝門者，皆不得望見顏色，莫不歎息而去，此乃幽王四年之事也。

幽王自從得了褒姒，居之瓊臺，約有三月，更不進申后之宮，早有人報知申后：『如此如此。』申后不勝其憤，忽一日引着宮娥逕到瓊臺，正遇

幽王與褒姒聯膝而坐，並不起身迎接，申后忍氣不過，便罵：「何方賤婢，到此濁亂宮闈！」幽王恐申后動手，將身蔽于褒姒之前，代答曰：「此朕新取美人，未定位次，所以未曾朝見，不必發怒。」申后罵了一場，恨恨而去。褒姒問曰：「適來者何人？」幽王曰：「此王后也，汝明日可往謁之。」褒姒默然無言，至明日，仍不往朝正宮。

再說：申后在宮中憂悶不已，太子宜臼跪而問曰：「吾母貴爲六宮之主，有何不樂？」申后曰：「汝父寵幸褒姒，全不顧嫡妾之分，將來此婢得志，我母子無立足之處矣！」遂將褒姒不來朝見，及不起身迎接之事……備細訴與太子，不覺淚下。太子曰：「此事不難，明日乃朔日，父王必然視朝，吾母可着宮人往墮臺，採

摘花朵，引那賤婢出臺觀看，待孩兒將他毒打一頓，以出吾母之氣。使父王嗔怪，罪責在我，與母無干也。」申后曰：「吾兒不可造次，還須從容再商。」太子懷忿出宮。

次早，幽王果然出朝，羣臣賀朔，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，不問情由，將花朵亂摘。臺中走出一羣宮人攔住道：「此花乃萬歲栽種，與褒娘娘不時賞玩，休得毀壞，得罪不小！」這邊宮人道：「吾等奉東宮之令，要採花供奉正宮娘娘，誰敢攔阻？」彼此兩下爭嚷起來，驚動褒妃親自出外觀看，怒從心起，正要發作，不期太子突然而至，褒妃全不隄防。那太子仇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，趕上一步，揪住烏雲寶髻，大罵：「賤婢！你是何等之人，無名無位，也要妄稱娘娘，眼底無人！今日也教你認得我！」掄着拳便打，



罪；太子一見賤妾，便加打罵。若非宮娥苦勸，性命難存！望乞我王

纔打得幾拳；衆宮娥懼幽王見罪，一齊跪下叩首，高叫：『千歲求饒！萬事須看王爺面上！』太子亦恐傷命，即時住手。褒妃含羞忍痛，回入臺中；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，雙行流淚。宮娥勸解曰：『娘娘不須悲泣。自有王爺做主。』……說聲未畢，幽王退朝，直入瓊臺；看見褒姒兩鬢蓬鬆，眼流珠淚，問道：『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？』褒妃扯住幽王袍袖，放聲大哭，訴稱：『太子引着宮人在臺下摘花，賤妾又未曾得



傲主。說罷，嗚嗚咽咽，痛哭不已。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，謂褒姒曰：「汝不朝其母，以致如此，此乃王后所遣，非出太子之意，休得錯怪了人。」褒姒曰：「太子爲母報怨，其意不殺妾不止，妾一身死不足惜，但自蒙愛幸，身懷六甲，已兩月矣。妾之一命，卽二命也！求王放妾出宮，保全母子二命。」幽王曰：「愛卿請將息，朕自有處分。」卽日傳旨，道：「太子宜白，好勇無禮，權發去申國，聽申侯教訓。東宮太傅、少傅等官，輔導無狀，並行削職。」太子欲入宮訴明，幽王吩咐宮門：「不許通報。」只得駕車自往申國去訖。申后久不見太子進宮，着宮人詢問，方知己貶去申國。孤掌難鳴，終日怨夫思子，含淚過日。

却說褒姒懷孕十月滿足，坐下一子，幽王愛如珍寶，名曰：

伯服。」——遂有廢嫡立庶之意。奈事無其因，難于啓齒。繞石父揣知王意，遂與尹球商議，暗通褒姒，說：「太子既逐去外家，合當伯服爲嗣，內有娘娘之言，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，何愁事不成就？」褒姒大喜，笑言：「全仗二卿同心維持。若得伯服嗣位，天下當與二卿共之。」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，日夜伺申后之短；宮門內外，俱置耳目，風吹草動，無不悉知。

再說申后自獨居無侶，終日流淚，有一年長宮人，知其心事，跪而奏曰：「娘娘旣思想殿下，何不修書一封密寄申國，使殿下上表謝罪，若得感動萬歲，召還東宮，母子相聚，豈不美哉？」申后曰：「此言固好，但恨無人傳寄。」宮人曰：「妾母溫媪，頗知醫術，娘娘詐稱有病，召媪入宮看脈，令帶出此信，使妾兄送去，萬無一

失。』申后依允，遂修起書信一通，內中大略言：「天子無道，寵信妖婢，使我母子分離；今妖婢生子，其寵愈固。汝可上表佯認己罪，今已悔悟自新，願父王寬赦。」若天賜還朝，母子重逢，別作計較。』修書已畢，假稱有病臥牀，召溫媼看脈；早有人報知褒妃。褒妃曰：「此必有傳遞消息之事，俟溫媼出宮，搜檢其身，便知端的。」却說溫媼來到正宮，宮人先已說知如此如此……申后将佯爲診脈，遂于枕邊取出書信，囑咐：「星夜送至申國，不可遲誤！」當下賜綵繒二端。溫媼將那書信藏入懷中，手捧綵繒，洋洋出宮；被守門宮監盤住，問：「此繒從何而得？」媼曰：「老妾診視后脈，此乃王后所賜也。」內監曰：「別有夾帶否？」曰：「沒有。」方欲放去，又有一人曰：「不搜檢，何以知其有無乎？」遂牽媼手轉

來。媼東遮西閃，似有慌張之色。宮監心疑，越要搜檢。一齊上前，扯裂衣襟，那書角便露將出來。早被宮監搜出申后這封書，即時連人押至瓊臺，來見褒妃。褒妃拆書觀看，心中大怒，命：「將溫媼鎖禁空房，不許走漏消息。」却將綵繒二疋，手自剪扯，裂爲寸寸。幽王進宮，見破繒破綵，問其來歷。褒妃含淚而對曰：「妾不幸身入深宮，謬蒙寵愛，以致正宮妒忌，又不幸生子，取忌益深。今正宮寄書太子，書尾云：『別作計較。』必有謀妾母子性命之事，願王爲妾做主。」說罷，將書呈與幽王觀看。幽王認得申后筆迹，問：「誰爲通書之人。」褒妃曰：「現有溫媼在此。」幽王卽命：「牽出。」不由分說，拔劍揮爲兩段。

是夜，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嬌撒癡說：「賤妾母子性命，懸于

太子之手。」幽王曰：「有朕做主，太子何能爲耶？」褒姒曰：「吾王千秋萬歲之後，少不得太子爲君，今王后日夜在宮怨望，呪詛萬一他母子當權，妾與伯服，死無葬身之地矣！」言罷，嗚咽咽，又啼哭起來。幽王曰：「吾欲廢王后太子，立汝爲正宮，伯服爲東宮，只恐羣臣不從，如之奈何？」褒姒曰：「臣聽君，順也；君聽臣，逆也。吾王將此意曉諭大臣，只看公議如何？」幽王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是夜褒姒先遣心腹傳言與虢尹二人，來朝預辦對答。

次日，早朝禮畢，幽王宣公卿上殿，開言問曰：「王后嫉妒，怨望，呪詛朕躬，難爲天下之母，可以拘來問罪！」虢公父奏曰：「王后六宮之主，雖然有罪，不可拘問——如果德不稱位，但當傳旨廢之，另擇賢德，母儀天下，實爲萬世之福。」尹球奏曰：「臣聞褒

褒德性貞靜，堪主中宮。幽王曰：「太子在申，若廢申后，如太子何？」虢石父奏曰：「臣聞一母以子貴，子以母貴。今太子避罪居申，溫清之禮久廢，況既廢其母，焉用其子？臣等願扶伯服爲東宮，社稷幸甚。」幽王大喜，傳旨將申后退入冷宮，廢太子宜白爲庶人，立褒妃爲后，伯服爲太子。如有進諫者，卽係宜白之黨，治以重罪。——此乃幽王九年之事——兩班文武，心懷不平，知幽王主意已決，徒取殺身之禍，無益於事，盡皆緘口。太史伯陽父歎曰：「三綱已絕，周亡可立而待矣！」卽日告老去位，羣臣棄職歸田者甚衆。朝中惟尹球、虢石父、祭公，一班佞臣在側。幽王朝夕與褒妃在宮作樂。

褒妃雖篡位正宮，有專席之寵，從未開顏一笑。幽王欲取其

歡，召樂工鳴鐘擊鼓，品竹彈絲，宮人歌舞進觴，褒妃全無悅色。幽王問曰：『愛卿惡聞音樂，所愛何事？』褒妃曰：『妾無所愛也。曾記昔日手裂綵繒，其聲爽然可聽。』幽王曰：『既喜聞繒裂之聲，何不早言？』卽命司庫日進綵繒百疋，使宮娥有力者裂之，以悅褒妃。

可怪褒妃雖好裂繒，依舊不見笑臉。幽王問曰：『卿何故不笑？』褒妃答曰：『妾生平不笑。』幽王曰：『朕必欲卿一開笑口。』遂出令：『不拘宮內宮外，有能致褒后一笑者，賞賜千金。』虢石父獻計曰：『先王昔年因西戎強盛，恐彼入寇，乃於驪山之下，置煙墩二十餘所，又置大鼓數十架，但有賊寇，放起狼煙，直冲霄漢，附近諸侯，發兵相救。又鳴起大鼓，催釁前來。今數年以來，天下

太平烽火皆熄，吾主若要王后啓齒，必須同后遊翫驪山，夜舉烽煙；諸侯援兵必至，至而無寇，王后必笑無疑矣。」幽王曰：「此計甚善。」乃同褒后並駕往驪山遊翫，至晚設宴驪宮，傳令：「舉烽。」

「時鄭伯友正在朝中，其時以司徒爲前導，聞命大驚，急趨至驪宮奏曰：『煙墩者，先王所設以備緩急，所以取信於諸侯，今無故舉烽，是戲諸侯也。異日倘有意外，即使舉烽，諸侯必不信矣。將何物徵兵以救急哉？』幽王怒曰：『今天下太平，何事徵兵？朕今與王后出游驪宮，無可消遣，聊與諸侯爲戲，他日有事，與卿無涉。』遂不聽鄭伯之諫，大舉烽火，又擂起大鼓，鼓聲如雷，火光燭天。畿內諸侯，疑鎬京有變，一個個即時領兵點將，連夜趕至驪山，但聞樓閣中管籥之音，幽王與褒后飲宴作樂，使人謝諸侯曰：『幸無





榮寵妹喜以亡夏，紂寵妲己以亡商；

外寇不勞跋涉。諸侯面面相覷，捲旗而回。褒妃在樓上，憑欄望見諸侯忙去忙回，並無一事，不覺撫掌大笑。幽王曰：「愛卿一笑，百媚俱生，此號石父之力也。」遂以千金賞之。至今俗語相傳，「千金買笑。」蓋本於此。

却說申侯聞知幽王廢

申后立褒妃，上疏諫曰：「昔

王今寵信褒妃，廢嫡立庶，既

乖夫婦之義，又傷父子之情，桀紂之事，又見於今；夏商之禍，不在異日，望吾王收回亂命，庶可免亡國之殃。幽王覽奏，拍案大怒，曰：「此賊何敢亂言！」虢石父奏曰：「申侯見太子被逐，久懷怨恨；今聞后與太子俱廢，意在謀叛，故敢如此。」幽王曰：「然則何以處之？」石父奏曰：「申侯本無他功，因后進爵；今后與太子俱廢，申侯亦宜貶爵，仍舊爲伯。發兵討罪，庶無後患。」幽王准奏，下令削去申侯之爵，命石父爲將，欲舉伐申之兵。

話分兩頭：申侯進表之後，有人在鎬京探信，聞知幽王命虢公爲將，不日領兵伐申，星夜奔回，報知申侯。申侯大驚曰：「國小兵微，安能抵敵王師！」大夫呂章進曰：「天子無道，廢嫡立庶，忠良去位，萬民皆怨，此孤立之勢也。今西戎兵力方強，與申國接壤，

主公速致書戎主，借兵向鎬，以救王后，必要天子傳位於舊太子。語云：「先發制人。」機不可失。」申侯曰：「汝言甚當。」遂備下金繒一車，遣人賫書與犬戎借兵，許以破鎬之日，府庫金帛，任憑搬取。戎主曰：「中國天子失政，申侯國舅，召我以誅無道，扶立東宮，此我志也。」遂發戎兵一萬五千，分爲三隊：右先鋒字丁，左先鋒滿也速，戎主自將中軍，槍刀塞路，旌旗蔽空。申侯亦起本國之兵相助，浩浩蕩蕩，殺奔鎬京而來，出其不意，將王城圍繞三匝，水息不通。幽王聞變，大驚曰：「機不密，禍先發，我兵未起，戎兵先動，將如之何？」虢石父奏曰：「吾王速遣人於驪山舉起烽煙，諸侯救兵必至；內外夾攻，可取必勝。」幽王從其言，遣人舉烽，諸侯之兵無片甲來者。——蓋因前被烽火所戲，是時又以爲詐，所以皆

不起兵也。

幽王見救兵不至，大戎日夜攻城，謂石父曰：『賊勢未知強弱，卿可試之；朕當派壯勇，以繼其後。』虢公本非能戰之將，只得勉強應命，率領兵車二百乘，開門殺出。申侯在陣上望見石父出城，指謂戎主曰：『此欺君誤國之賊，不可走了。』戎主聞之，曰：『記爲我擒之。』李丁曰：『小將願往。』舞刀拍馬，直取石父，鬪不上十合，石父被李丁一刀斬於車下。戎主與滿也速，一齊殺將前進，喊聲大舉，亂殺入城，逢屋放火，逢人舉刀，連申侯也阻擋他不住，只得任其所爲，城中大亂。幽王未及派兵，見勢頭不好，以小車載褒姒和伯服，開後宰門出走。司徒鄭伯友自後趕上，大叫：『吾王勿驚，臣當保駕。』出了北門，迤邐望驪山而去。途中又遇尹球

來到，言：「犬戎焚燒宮室，搶掠庫藏，祭公已死於亂軍之中矣。」  
幽王心膽俱裂。鄭伯友再令舉烽，烽煙透入九霄，救兵依舊不到。  
犬戎兵追至驪山之下，將驪宮團團圍住，口中只叫：「休走了昏君！」幽王與褒姒嚇做一堆，相對而泣。鄭伯友進曰：「事急矣！臣拚微命保駕，殺出重圍，竟投臣國，以圖後舉。」幽王曰：「朕不聽叔父之言，以至於此；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付之叔父矣！」當下鄭伯教人至驪宮前，放起一把火來，以惑戎兵，自引幽王從宮後衝出。鄭伯手持長矛，當先開路；尹球保着褒妃母子，緊在幽王之後。行不多時，早有犬戎兵攔住——乃是小將古里赤——鄭伯咬牙大怒，便接住交戰；戰不數合，一矛刺古里赤於馬下。戎兵見鄭伯驍勇，一時驚散；約行半里，背後喊聲又起，先鋒序丁引

大兵追來。鄭伯叫尹球保駕先行，親自斷後，且戰且走，却被犬戎



周室東遷

鐵騎橫衝，分爲兩截。鄭伯困在垓心，全無懼怯；這根矛神出鬼沒，但當先者無不着手。犬戎主教四面放箭，箭如雨點，不分玉石。可憐一國賢侯，竟死於萬箭之下！左先鋒滿也速，早把幽王車仗攔住。犬戎主看見袞袍玉帶，知是幽王，就在車中一刀砍死，并殺伯服；褒姒美貌饒死，以輕車載之，帶歸氈帳。尹球躲在車箱之內，亦被戎兵牽出斬首。——統計幽王在位共一十一年。

這時申侯在城內，見宮中火起，忙引本國之兵入宮，一路撲滅。先將申后放出冷宮，巡到瓊臺，不見幽王，褒姒蹤跡。有人指說：『已出北門去矣。』料走驪山，慌忙追趕。於路上正迎着戎主，車馬相湊，說及：『昏君已殺。』申侯大驚曰：『孤初心止欲糾正王誤，不意遂及於此！後世不忠於君者，必以孤爲口實矣。』亟令從人收斂其屍，備禮葬之。

却說申侯回到京師，安排筵席，款待戎主。庫中寶玉，搬取一空。又斂聚金縉十車爲贈，指望他滿欲而歸。誰想戎主把殺幽王一件，自以爲不世之功，人馬盤踞京城，終日飲酒作樂，絕無還軍歸國之意。百姓皆歸怨申侯。申侯無可奈何，乃寫密書三封，發人往三路諸侯處約會勤王。那三路諸侯：乃北路晉侯、姬仇、東路衛

侯姬和，西路秦君嬴開，又遣人到鄭國，將鄭伯死難之事，報知世子掘突，教他起兵復仇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：世子掘突，年方二十三歲，生得身長八尺，英毅非常。一聞父親戰死，不勝哀憤。遂素袍縞帶，帥車三百乘，星夜奔馳而來。早有探馬報知犬戎主，預作準備。掘突一到，便欲進兵。公子成諫曰：『我兵兼程而進，疲勞未息，宜深溝固壘，待諸侯兵集，然後合攻。此萬全之策也。』掘突曰：『君父之仇，禮不反兵——況犬戎志驕意滿，我以銳擊惰，往無不克。若待諸侯兵集，豈不慢了軍心？』遂麾軍直逼城下；城上偃旗息鼓，全無動靜。掘突大罵：『犬羊之賊！何不出城決一死戰？』城上並不答應。掘突喝教左右打點攻城。忽聞叢林深處，巨鑼聲響。一枝軍從後殺來，乃犬戎主定計，



預先埋伏在外者。掘突大驚，慌忙挺槍來戰。城上鑼聲又起，城門大開，又有一枝來殺出。掘突前有孝丁，後有滿也，兩下夾攻，抵當不住，大敗而走。戎兵追趕三十餘里方回。

掘突收拾殘兵，請公子成曰：『我不聽卿言，以至失利，今計將安出？』公子成曰：『此去濮陽不遠，衛侯老成經事，何不投之？』鄭衛合兵，可以得志。掘突依言，吩咐：『望濮陽一路而進。』約行二日，塵頭起處，望見無數兵車，如牆而至，中間坐着一位諸侯，錦袍金帶，蒼顏白髮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態。那位諸侯，正是衛武公。掘突——時已八十餘歲矣——掘突停車高叫曰：『我鄭世子掘突也。犬戎兵犯京師，吾父死於戰場，我兵又敗，特來求救。』武公拱手答曰：『世子放心，孤傾國勤王，聞秦晉之兵，不久亦當至。

矣。何憂犬羊哉？掘突讓衛侯先行，撥轉車轅，重回鎬京，離二十里，分兩處下寨。教人打聽秦晉二國軍兵消息，探子報道：『西角上金鼓大鳴，車聲轟地，繡旗上大書「秦」字。』武公曰：『秦爵雖附庸，然習於戎俗，軍兵勇悍善戰，犬戎之所畏也。』言未畢，北路探子又報：『晉兵亦至，已於北門立寨。』武公大喜曰：『二國兵來，大事濟矣！』即遣人與秦晉二君相聞，須臾之間，二君皆到武公營中，互相勞苦，二君見掘突渾身素縞，問：『此位何人？』武公曰：『此鄭世子也。』遂將鄭伯死難，與幽王被殺之事，述了一遍，二君歎息不已。武公曰：『老夫年邁無識，止爲臣子，義不容辭，勉力來此，掃蕩腥羶，全仗上國。今計將安出？』秦襄公曰：『犬戎之志，在於擄掠女子金帛而已。彼謂我兵初至，必不隄防，今夜三

更宜分兵東南北三路攻打，獨缺西門，放他一條走路。却教鄭世子伏兵彼處，候其出奔，從後掩擊，必獲全勝。」武公曰：「此計甚善。」

話分兩頭。再說申侯在城中聞知四國兵到，心中大喜，遂與小周公暉密議：「只等攻城，這裏開門接應。却勸戎主先將寶貨金縉，差右先鋒季丁分兵押送回國，以削其勢；又教左先鋒滿也速盡數領兵出城迎敵。」戎主認作好話，一一聽從。

却說滿也速營於東門之外，正與衛兵對壘，約會明日交戰。不期三更之後，被衛兵劫入大寨。滿也速提刀上馬，急來迎敵；其戎兵四散亂竄，雙拳兩臂，撐持不住，只得一同奔走。三路諸侯，吶喊攻城，忽然城門大開，三路車馬一擁而入，毫無抵禦——此

乃申侯之計也——戎主在夢中驚覺，跨着馬，逕出西城，隨身不數百人，又遇鄭世子掘突攔住廝殺，正在危急，却得滿也速收拾敗兵來到，混戰一場，方得脫身。掘突不敢窮追，入城與諸侯相見，恰好天色大明，褒姒不及隨行，自縊而亡。

申侯大排筵席，款待四路諸侯。只見首席衛武公推箸而起，謂諸侯曰：『今日君亡國破，豈臣子飲酒之時耶？』衆人齊聲拱立曰：『某等願受教訓。』武公曰：『國不可一日無君，今舊太子在申，宜奉之以卽王位。諸君以爲何如？』襄公曰：『君侯此言，文武咸康之靈也。』世子掘突曰：『小子身無寸功，迎立一事，願効微勞，以成先司徒之志。』武公大喜，遂於席上草成表章，備下法駕，各國皆欲以兵相助。掘突曰：『原非赴敵，安用多人？只用本兵』

足矣。」申侯曰：「下國有車三百乘，願爲引導。」次日，掘突遂往申國，迎太子宜臼爲王。

却說宜臼在申，終日納悶；正不知國舅此去，吉凶如何？忽報：「鄭世子賈着國舅申侯同諸侯，連名表章，奉迎還京。」心下倒吃了一驚。展開看時，乃知幽王已被犬戎所殺；父子之情，不覺放聲大哭。掘突奏曰：「太子當以社稷爲重，望早正大位，以安人心。」宜臼曰：「孤今負不孝之名於天下矣，事已如此，只索起程。」不一日，到了鎬京。國舅申侯引着衛晉秦三國諸侯同鄭世子及一班在朝文武，出城三十里迎接。卜定吉日進城。宜臼見宮室殘毀，淒然淚下。當下先見了申侯，稟命過了，然後服袞冕告廟，卽王位，是爲平王。

却說犬戎自到鎬京擾亂一番，識熟了中國的道路，雖則被諸侯驅逐出城，其鋒未曾挫折，又自謂勞而無功，心懷怨恨，遂大起戎兵，侵佔周境，岐豐之地，半爲戎有，漸漸逼近鎬京，連月烽火不絕。又宮闕自焚燒之後，十不存五，頽牆敗棟，光景甚是淒涼。平王因一來府庫空虛，無力建造宮室；二來怕犬戎早晚入寇，遂萌遷都洛邑之念。一日，朝罷，謂羣臣曰：『昔王祖成王，既定鎬京，又營洛邑，此何意也？』羣臣齊聲奏曰：『洛邑爲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貢，道路適均，所以成王命召公相宅，周公興築，號曰東都。宮室制度，與鎬京同。每朝會之年，天子行幸東都，接見諸侯，此乃便民之政也。』平王曰：『今犬戎逼近鎬京，禍且不測，朕欲遷都於洛邑，何如？』太宰咺奏曰：『今宮闕焚毀，營建不易，勞民傷財，百姓嗟』

怨西戎乘釁而起，何以禦之；遷都於洛邑，實為至便。』兩班文武，

俱以犬戎為慮，齊聲曰：『太宰之言是也。』

惟司徒衛武公低頭長歎。平王曰：『老

司徒何獨無言？』武公乃奏曰：『老臣年

逾九十，蒙君王不棄老耄，備位六卿。——

若知而不言，是不忠於君也；若違眾而言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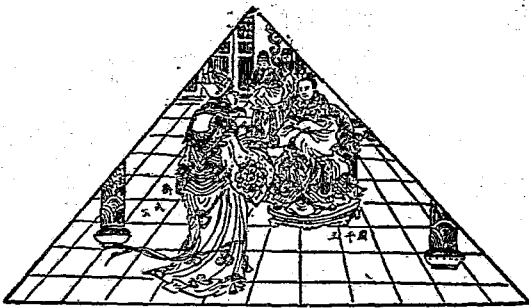
是不和於友也；然寧得罪於友，不敢得罪

於君。夫鎬京左有澠、函，右有隴、蜀，披山帶

河，沃野千里，天下形勝，莫過於此；洛邑雖

天下之中，其勢平衍，四面受敵之地。所以

先王雖並建兩都，然宅西京以振天下之



要留東都以備一時之巡。吾王若棄鎬京而遷洛，恐王室自是衰弱矣！』平王曰：『犬戎侵奪岐豐，勢甚猖獗，且宮闕殘毀，無以壯觀，朕之東遷，實非得已。』武公奏曰：『犬戎豺狼之性，不當引入臥闕；申公借兵失策，開門揖盜，使其焚燒宮闕，戮及先王，此不共之仇也。王今勵志自強，節用愛民，練兵訓武，效先王之北伐南征，俘彼戎主，以獻七廟，尙可滿雪前恥。若隱忍避仇，棄此適彼，我退一尺，敵進一尺，恐蠶食之憂不止於岐豐而已！昔堯舜在位，茅舍土階；京師壯觀，豈在宮室？惟吾王熟思之。』太宰咺又奏曰：『老司徒乃安常之論，非通變之言也。先王怠政滅倫，自招寇賊，其事已不足深咎；今王掃除煨燼，僅正名號，而府庫空虛，兵力單弱，百姓畏懼犬戎，如畏豺虎，一旦戎騎長驅，民心瓦解，誤國之罪，誰能



任之？』武公又奏曰：『申公既能召戎，定能退戎。王遣人問之，必有良策。……』正商議間，國舅申公遣人賫告急表文來到，平王展開看之，大意謂：『犬戎侵擾不已，將有亡國之禍；伏乞我王憐念瓜葛，發兵救援。』平王曰：『舅氏自顧不暇，安能顧朕？東遷之事，朕今決矣。』乃命太史擇日東行。衛武公曰：『臣職在司徒，若主上一行，民生離散，臣之咎難辭矣！』遂先期出榜示諭百姓：『如願隨駕東遷者，作速準備，一齊起程。』祝史作文，先將遷都緣由，祭告宗廟。

至期，大宗伯抱着七廟神主，登車先導；秦襄公聞平王東遷，親自領兵護駕。百姓攜老扶幼，相從者不計其數。

平王車駕至於洛陽，見市井稠密，宮闕壯麗，與鎬京無異，心

中大喜。京都既定，四方諸侯，莫不進表稱賀，貢獻方物。秦襄公告辭回國，平王曰：「今岐豐之地，半被犬戎侵佔，卿若能驅逐犬戎，此地盡以賜卿，少酬護衛之勞。」秦襄公稽首受命而歸，卽整頓戎馬，爲滅戎之計。——不及三年，殺得犬戎七零八落，其大將淳于滿也速等，俱死於戰陣，戎主遠遁西荒。岐豐一片盡爲秦有，關地千里，遂成大國。

綠荷女士編輯

本書係編者在幾個小學校裏和孩子們談話時一種實驗教材。用有趣的談話口吻，講解動植物等的種類性質形狀等等，極能引起兒童之興趣！

兒童博物園

全書共計二十二篇，或從現代刊物中選錄，或從外國文字選譯，但皆不背兒童之環境。文字淺顯明白，篇幅長短適中。用兒童課外讀物，能增長智識，能增長研究興味。

一册二角（七折）

綠荷女士編

本書是將古今中外之神話搜集而成，共計十四篇，篇篇有趣，極能引起兒童之興趣。文字淺顯明白，全用談話口吻敘述，極不累贅深澀，俾兒童易於閱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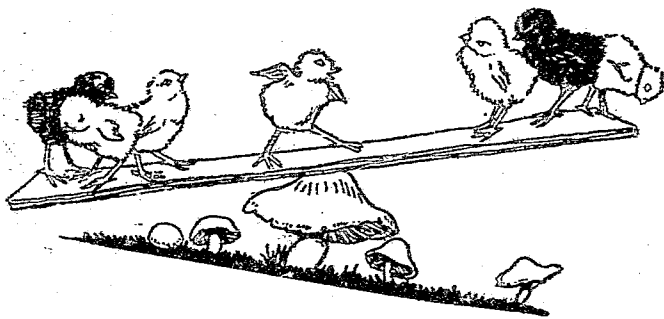
兒童山海經

本書原係著者在幾個小學校裏和孩子們談話時一種實驗教材。取材平淡；既不過於奇實，又裝訂於兒童便利。篇幅長短適宜，能使兒童認識文學上之興味。

一册二角（七折）

上海大眾書局發行

售代有均局書大各埠各省各



7.61
9.3
1